

河朔七雄

黄英 著
宫白羽

東方傳奇
文叢第一輯

艺出版社

东方纪事

纪实文学双月刊

一九八八年第三期要目

步鑫生：黄牌警告

步鑫生被免职了！他是“改革的功臣”还是“可以判刑”的罪人？功过是非，任人评说。本文不仅披露了步鑫生“落马”的种种缘由，且展示了他免职后的喜怒哀乐……它将引起你对改革和传统文化的深深反思。

扭曲的虹

——张宁自述

有关林立果选美的秘闻内幕如汗牛充栋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孰是孰非，概难置信。秘闻究竟何在？内幕到底如何？请看当年选美的最后入选者——张宁的自述。

东方传奇文丛

第一辑：疏勒劫狱奇案（长篇纪实文学）

流星·蝴蝶·剑（长篇武侠小说）

第三辑：玉龙怪杰（长篇武侠小说） 玉龙山、镇龙坡、降龙寺，地处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，是藏龙卧虎之地。这里有与河朔七雄齐名的南方三叟，特别是百岁世外高人空空长老，文韬武略，诸子百家，飞星奇门，无一不精。他收留一个四岁孤儿朱复，经过精心传授，练就一身“重楼垂血”的混元功绝技。朱复长大后遨游天下，广结武友，他一剑解私仇，又被迫比剑联姻，弄假成真，女侠一见钟情，而朱复却有苦难言。

堕落天使（长篇侦破小说） 以“舵爷”为首的一群地下黑帮，用金钱美女敲开了一道道关卡，结成一张庞大的贩烟黑网。不仅动用汽车、飞机，甚至利用军列武装贩烟，非法牟暴利。出卖色相的妙龄女郎，心理变态的同性恋者，铤而走险的贩烟分子，掌红吃黑的堕落官僚，组成一幅群魔乱舞图。我公安人员乔装潜入，与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……

书 名：东方传奇文丛（第二辑）
责任编辑：宗 边 朱新楣 周 琳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：江苏新华印刷厂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9
字 数：220,000字
版 次：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：50,000册
标准书号：ISBN7-5399-0071-7/I·67
定 价：1.85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目 录

•河朔七雄(长篇武侠小说) 白羽 黄英(2)

山西省有七雄六义皆武林高手,个个是身怀绝艺的豪侠。但不平世道中也有狗官、恶霸、劣绅。河朔七雄行侠仗义,铲除人间不平,在北国传为美谈。此文是武侠小说名家黄英、宫白羽的杰作之一。

•锁住凶手的间接证据链(侦破小说) 董德兴(62)

在大上海长宁区的一幢西班牙式楼房里,一位富豪的遗孀被杀害了。凶手是谁?案情扑朔迷离。本文详细披露了我国第一个用间接证据捕获杀人凶手的案例。

•水底的月亮是圆的(纪实小说) 高润祥(83)

蒋经国先生是台湾岛上的名人。章孝严先生又是何许人也?公子蒋孝武的婚恋及其家庭又是怎样?本文将向你介绍一个台湾岛上正在发生的故事。

•古刹剑影 钱国盛(120)

一个武艺高强、年轻美貌的女侠,直到临终前,才知道杀害自己的仇人竟是自己的父亲……

•是谁肢解了她?(侦破小说) 颀子(133)

她被人惨无人道地杀害了。谁是凶手?是谁肢解了她?



第一章 劫镖银七雄出世

话

说在山西省有两家英雄，一个姓娄名玉，外号人称铁掌猴，一个名叫卢俊，外号人称通臂猿。弟兄二人各有一身水旱两路惊人本领，每人一条子母三节螺螄棍，十二支三棱凹面透风镖。两个人在大同府开了一个镇远镖局，仗着武艺惊人，联络得又好，一连数年保镖并未出错，于是镇远镖局的名气就创了开去。这一天有本街庆丰银号的一枝镖，镖银是二十万两，送往山东济南府。娄玉跟卢俊哥俩一商量，托了本局的两位镖师，一位姓梅名叫梅子玉，外号人称金钢手，手使一对簇铁双镢；一位姓于名斗，外号人称草上飞，手使一条笔管枪，这两位全是久闯江湖的老手，武术全都够上中的身分。抱旗喊蹙子的，可就是崔三，这位崔三久在江湖之上跑腿，他为人精明强干，凡江湖绿林道的事，没有他不明白的，他在江湖上认识的人也多，凡是回汉两教，水旱两路的人物，稍微有点名气的，没有他不认识的，所以江湖上送他一个外号，名叫千里眼。这一次临起镖的时候，娄玉把崔三叫到跟前说道：“三哥，咱们这个生意，可是吃的是名誉，卖的是字号，并不是纯用武力压人，沿途之上，虽说平静，但是新出马的绿林人，到处都有，三哥你可千万小心，不要失了面子，输了规矩。”

崔三说道：“镖主，你万安吧，绝坏不了事。”

娄玉说：“三哥你多费心就是了，明天咱就起镖。”

崔三答应，到了次日早晨，把镖银上好车子，众伙计收拾刀枪，随着二位镖师，保护镖车。送银子的客人，在后面一辆轿车之上，崔三怀抱镖旗，骑着马在前面引着镖车，喊起蹙子，一同出镖局子直奔山东走下来了。一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晓行夜住。

这一天镖车正往前走，来到河南省彰德府的地面，离漳河有三里远近，地名叫做清风嘴早苇塘，两旁尽是一丈多高的早苇，当中一条一丈七八尺宽的大路。千里眼崔三正然怀抱镖旗喊着蹙子引着镖车

往前行走，苇塘内忽的射出一支响箭，接着一声“哨”，有人大喊：“站住！”崔三一抬头，前面由苇塘之内出来了二十多个人，一字儿摆开拦住去路，每人怀抱一口斩马刀。在众人当中站着两个人，穿黑褂青布包头，上首那一位，身高五尺，面如美玉，二十六岁的年纪，怀抱一对凤凰轮。下首那一位，看年岁也在二十多岁，一脸水锈，两道黄眉，一双绿眼，闪闪生光，怀抱一口分水剑，就见他将身向前一纵，站在大道当中，用剑一指，说道：“对面的镖车，你们晓事的快把镖银留下，放你们逃走，不然可小心你们的脑袋，对面的镖车，你们可听见了。”

崔三一看前面有了拦路的，立刻呵了一声，把镖旗子一卷，圈回马来，报告镖师。伙计们个个精明强干，久闯江湖，一见前面有人拦路，早散开来团团把镖车围住。枪去了枪帽子，刀去了刀鞘子。二位保镖的镖师，一听崔三报告，前面有了劫车的贼人，连忙跳下车来，先四面望了望，见后面人烟浮动，心知不好。金钢手梅子玉，草上飞于斗二人三步两步跑到镖车前面，一看对面站着二十多个人，为首的两个威风凛凛，空手不执兵器。梅爷一看双手抱拳，说道：“前面的朋友是老合吗？咱们全是线上的，我们是镇远镖局，朋友请你高手让过，以后我们镖主亲自来登山道谢。”

那位绿眼珠的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们也不管你绳上的线上的，我跟你合不到一处，你们镇远镖局，镇近镖局我也不管，告诉你，老爷现在没钱花，留下镖银，放你过去。”

梅爷一听这个气可就大了，因为这个劫路的不讲情理，忍气又说道：“朋友莫非说你是外行？”

对面那个人说道：“外行我不干这个。你就不必废话啦，趁早留下家伙，空手过去，免得你老爷费事。”

梅爷一听，不由大怒，暗道：“看这个样子是非劫不可，劫可是在你，让劫不让劫可在我。”想到这里口中说道：“朋友！你既是非劫不可，你是什么意

思呢，是对镇远镖局有仇恨，还是对梅某、于某过不去呢？你对镇远镖局有仇，他有名有姓有住址，你应往镖局去找他报仇雪恨。对梅某、于某有仇，你应该单独找我们二人，你不该拦路劫镖。你既是绿林人，不讲江湖的规矩，你可得道个万儿，我们听听，若是朋友，因为我们失礼，请你只管把镖留下，自有我们镖主前来请镖赔礼。要不是朋友，再不讲道理，我们只怕也就要得罪了，朋友请你道个万吧。”

劫路的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姓梅的，我们全是绿林人，哪能不知道规矩呢？我们又不瞎，为什么单对你们镇远镖局这么不讲情理，自然斗的是你们镖主。对你们镖师，当然没有关系，你听明白了，晓事的赶紧留下镖银，走你的清秋大路，要问我们的姓名，少不得也告诉你们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，家住河南彰德府，尹家林，姓尹名昌，江湖人称翻江蜃。我的家兄，名叫尹成，江湖人称小白龙。话也说完了，你们打算怎么样呢？”

梅子玉一听，口中说道：“朋友，你虽斗的是镖主，保镖的也脱不了干系，你若胜得了梅某双鞭，镖银不要了，送你们买点心吃，如若胜不了梅某，朋友，你也难脱公道。为什么你跟镖主有仇，他有名有姓又有住址，你不往镖局找他比较，你今拦路劫镖，不按规矩，可见你跟保镖的过不去，朋友你就进招吧。”说完了话双鞭一分，一手指天，一手画地，真是威风凛凛。尹昌一瞧，心中大怒，口中说道：“姓梅的你就接招吧，我正要领教。”说罢一探身用手中宝剑使了个仙人栽豆，直奔梅爷的咽喉扎来。梅爷一看到剑，左手向下一压，右手鞭盖顶便砸，尹昌左腿向前一迈，宝剑向外一磕紧跟着腕子一翻向下一按，这一招叫外剪腕。梅爷向下一蹲身，右手向尹昌的腿部打来，尹昌身形向上一飘闪开单鞭，二人打在一处。梅爷一看人家这口剑上下飞腾，真受过名人指教，自己还真得小心留神，不然的话，真要输了，镖局子的饭可就不用吃了，于是小心在意看住门户。再说于斗，一瞧梅子玉同尹昌打了个难解难分，不由地用手一指尹成说道：“那位朋友你就别怔着了，请过来吧。”尹成看梅某同尹昌打在一处，那对双鞭，鞭带风声，真不亚如乌龙搅海，这个样子工夫一大，兄弟非败不可，不由得着急，正要伸手相帮，一看于爷点手相唤，随着一捧双轮，来到近前，口中说道：“于斗请来进招。”于爷双手一抖笔管枪，枪走中盘，当胸便刺，尹成左手轮向外一带，右

手轮顺着枪杆向里就推，这要推在手上，于爷的前手非折不可。于爷一见轮来得厉害，一抽枪杆迎头便砸，尹成向右一上步，左手轮一压枪杆，右手轮向于爷的腰部就砍。于爷右手枪把向里一带，左手的枪一撒手，右腿向后一抬，右手枪向尹成劈面摔来，这一招叫作摔杆。要按说于斗这条枪，运用起来可说是神出鬼没，今天同双轮遇上，可就吃了亏了，因为轮这种兵器，专讲究擒拿锁带。有一句话，是刀枪遇轮莫要扎，你想于爷使的是枪如何会不吃亏呢？还算于爷不含乎，施展身法刚刚战了个平手，工夫一大，枪头可就叫轮给套住了，人家套住枪头往里就推。于爷一较力，夺出枪来，这里尹成已欺近身边，于爷随着往后一纵，出去了足有八九尺远，这才躲过双轮，幸好枪还未曾撒手，一回头用了个玉女穿梭的架式，枪尖藏在腋下，敌人不追还好，如若一追，枪尖由肘后向外一递，正刺敌人的咽喉，这一招急如电闪，乃是败中取胜的招法，十分难躲，好在尹成并未曾追，虽然于爷兵刃未丢，可是也算输了。于爷一看尹成不追，说道：“朋友为何不追？”

尹成说的也好，“你我胜负已分，又无仇恨，我穷追作什么？”

这个时候，尹昌的分水剑，可就被梅爷的双鞭给围住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后面有人说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抢他的镖车，怎么还单打独斗呢？”于爷一回头就见后面顺着大道上来了二十多个人，两个为首的，第一个怀抱金背折铁刀，第二个怀抱一对六瓣紫金锤，一声叫道：“众壮丁，快快去抢镖车。”就见这两拨四十多个壮丁，各摆刀枪随着后来的这两个人往上一围。把镖车围住，敌人人多，镖局子的伙计当然不成了，往下一败，镖车可就教人家壮丁给赶着走了。梅爷虽然占了上风，但是于爷已经落败，自己若再延长工夫，人家倘若再两个打一个，自己更不成了，于是向外一纵，口中说道：“姓尹的站住，今天我们的镖，虽然被你们留下了，可是我们并未失了江湖的规矩，你们就在你们尹家林候着就是了，早晚有人前去要镖。”

一回头对于斗说道：“于贤弟，我们回去报告镖主就是了。”二人说着一直向来路走下来了，刚走出不远，就听旁边苇塘之内，有人说道：“二位镖师慢走，咱们一同回去。”梅爷一看原来是送镖的老客，藏在苇塘之内，于是三个人又往前走，只见前面崔三领着镖局中的许多伙计，正在等着他们三位。众

人全都垂头丧气一路向大同而来，这天到了大同府进了南门一直来到镇远镖局门首，伙计一看，人全回来了，车可没有回来，就知道出了错了，口中说道：“众位辛苦了，怎么回来得这么快，大概咱们的车出了错吧。”

金钢手梅子玉点头道：“可不是出了错了，二位镖主在家吗？”

伙计说：“现在里面，你二位里边请吧。”梅子二人，同着送镖的老客，还有千里眼崔三，一直来到里柜房。伙计们一看，就知道有错，不然回不来这么快，赶紧打帘子，口中说道：“嘿，二位老师傅回来了，里边请吧。”这个时候铁掌猴娄玉，通臂猿卢俊，兄弟二人正在屋中谈话，忽见帘子一起，进来了四个人，正是二位镖师同着崔三，还有送银子的老客，不由得脸色一变，就知道出了错了。连忙说道：“梅师傅于师傅，莫非说咱们的镖出了错了吗？”

梅子玉惭愧地说：“我二人无能，……”

娄玉连忙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二位先休息休息。”他回头又对老客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也别着急，我同你老到柜上对掌柜的去说，镖银的损失，由咱们局子里担负完全责任。”

一回头又说道：“三哥你也休息休息。”这个时候，伙计已经把脸水打来，大家擦脸，伙计又给大家斟上茶，然后大家落坐。这个时候，客人可就说了：“娄镖主，咱们同事多年，可是始终也没有出过事，现在这不是遇上事了吗？我先回去对柜上去说，这以后的事情，咱们再想法子，谁叫咱们有交情呢。你就不必同我去了，你就赶紧想法子找镖吧，我先回柜，听你的消息。”

娄玉一听，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那么你就偏劳吧，反正不出十天我们一定有个完善的办法。”客人点头，告辞回柜。

再说二位镖师，擦洗已毕，可就把失去镖银之事仔仔细细对二位镖主说了一遍。只听卢俊说道：“这不要紧，不过我们带着两个伙计同镖师拜庄请镖就完了。”铁掌猴娄玉说道：“这恐怕不成吧，因为拜山请镖，那是我们失了规矩，才惹得人家把镖留下，争的不过是一口气，一点面子，现在这个事，可就不好了。本来我们没有输了规矩，他们卖字号劫镖银不讲情理，并且单斗的是镇远镖局，这个事情你想，怎样能用拜山请镖的手法去作呢？要按说二十万镖

银，我二人历年的积蓄可也拿出来了，但是此次他们这样作法分明是立意寻仇，可是尹家林姓尹的和我们并没有仇，他为什么专同我们为仇作对呢？”

卢俊说道：“你没听见梅师傅说吗？斗的是镖主，若没有仇，为什么同咱们斗呢？”

娄玉说：“咱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一位姓尹的，你说可是在哪儿结的仇呢，真要知道原故，如何得罪了他，我们前去请镖，不怕当场动手，不敌丧命，那倒没有说的，不过现在为什么劫镖，我们还不明白呢，那怎么去请呢？要说他们不为寻仇，专为劫镖，出没无定，他们绝不能扬名喝号，故意不讲交情，再说他们动手并不伤人，足见他们没有十分的恶意，不过专为我们两个人罢了，你说咱们和他这个仇可是往那儿结的呢？”

这个时候千里眼崔三可就说了：“二位镖主，这个事情依我说，你二位猜上一年，也猜不出头绪。我倒有个主意，我说出来你二位听听，我看劫镖的两个小子年轻得很，再说也同你们结不着仇，可是你们二位结不着仇，挡不住是你二位的老师当年结下的仇人，人家的子弟不许报仇恨雪恨吗？真要把你二位制倒了，无形中可就同你们二位的老师作上对儿了，那还怕他们老七位不出头吗？依我说你们二位写一封信，等我送到红柳坡请他们老七位想想是哪路的仇人，这个姓尹的是干什么的，老人家经多见广，自然比咱们明白，再说也请老人家拿个主意，他们老七位自然有个相当的办法，你看这个主意成不成呢？”娄玉同卢俊一听，不住的点头称善，于是娄玉拿起笔来，写了一封请安的书信，并预备了四色礼物，全是老哥七个爱吃的，打发两伙计担着，随着崔三一同向红柳坡而来。再说兄弟七位，单说大爷复姓赫连，单名一个民字，字一民，江湖人称三手侠，原籍是寿阳县人，手使一对虎头钩，十二趟地行勾，在江湖上称为一绝，能打十二枝三棱凹面透风毒药镖，能仰取飞鸟，平取走兽，可说百发百中。膝下一位少爷，名叫赫连珍，也有一个外号，人称金爪神鹰。二爷姓邱名雨，字润田，江湖人称双轮邱雨，他同大爷赫连民是亲表兄弟，手使一对五行轮，招术是翻天三十六路，一粒混元气，整世的童男。三爷是个出家的道长，姓谷道号玄真，江湖人称铁笔道人，是直隶省宣化府人氏，手使一口折铁宝剑名叫赛龙泉，能削铜剥铁，一百零八招青龙剑法，可称身藏绝艺，囊中一对如意铁笔长有八寸，

粗似核桃，百步取人，神仙难躲。四爷姓白名泽字天乙，江湖人称铁笛仙，是广平府人氏，同三爷谷玄真是师兄弟，打扮得形如乞丐，貌似花郎，手持一枝铁笛，长三尺六寸五分，粗如鸭卵，吹起来声裂金石，运动起来，还是唯一的武器，笛中暗藏五枝梅花弩，专取人的二目，可说防不胜防，专讲究三十六路天罡点穴法，游行江湖四十多年，未逢敌手。五爷姓江名泊字靖波，人称卧海龙，精通水性，手使一对纯钢鹅眉刺，招法绝伦，也是寿阳县人。六爷姓云字清辉，人称天罡剑，手中一口古剑，名叫湛卢，精通三十六路天罡剑法，是江西南昌府人氏。太太姓田，膝下一个儿子，名叫云飞，因为家中良田百顷，所以田氏太太不在这里居住。大爷赫连民常劝六爷把家眷搬在一处居住，六爷因为潇洒惯了，不愿受家庭之累，所以执意不从。七爷复姓东方单名玉字，是江西九江人氏，人称飞砂东方玉，手使一对鸡爪练子抓，囊中暗藏三十六粒钢弹，大如蚕豆。可以仰取飞鸟百无失一，连珠发出神仙难躲，真称得上是江湖一绝，所以得了飞砂的外号。

这老七位，自幼闯荡江湖，各藏绝艺，到处处奸除恶，真称得上名震江湖。自从他老七位住在红柳坡，真是闭门推出床前月，抱头一忍，满打算圆一个晚年快乐，可是世间的事没有一定。

这一天忽然看门的老人家进来说道：“报告大员外，门外有大同府走东路镖的镇远镖局派人前来送礼，并有书信面呈。”

三手侠一听问道：“他们来了几个人？”

老人家说：“三个人，一个是老瞎子手崔三，那两个是伙计。”

大爷说：“你叫崔三进来。”老人家转身出去，工夫不大帘子一起，由外面进来了一个人，五尺多高的身材，一身黄土布的夹裤袄，外罩青布大褂，腰扎一条青布搭包，白袜子，青布洒鞋，往脸上一看，五十多岁的年纪，窄脑门子，大下巴，两腮无肉，深眼窝子，黄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，高鼻梁子，大菱角口，两撇小黄胡子，头上蒙着一块青布手巾，剪子般的小辫，盘在头上，满脸风尘，一进大厅，冲着大爷行礼。三手侠还礼，说道：“老三你很辛苦啦，免礼吧。”

老三起来，又给六位按次行礼已毕，转身来到大爷面前，由怀中取出一封信来，双手一举，呈在三手侠面前说道：“我们镖主给七位员外请安，并有

书信上呈。”

三手侠伸手接过书信，打开一看，不由得双眉一皱，说道：“老三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下午我还有话问你。”崔三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。三手侠将书信放在怀中，忽听院内有人说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来了。”七个人一回头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一顶白卷檐的烟毡大帽，遮着多半边脸，只露出两撇小灰胡子，身穿一件灰色的破长衫，上面油泥多厚，补着许多的补丁，里面裤子破的一丝一缕，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，脚下穿一双破布鞋，拿钱串捆着，袜子跟地皮的颜色一样，手中拿着一条烟袋，烟袋杆有核桃粗细，二尺多长。一尺多长的大荷包，满装着老关东叶，烟袋锅足有馒头大小，这条烟袋，连嘴带锅，满是铁的，看分两，足有十几斤沉，真是锃光雪亮。只见他一步三摇，向前走来，到了三手侠面前，口中说道：“大哥一向可好？小弟有礼了。”

大爷三手侠一看，原来是多年的老友，连忙伸手相搀，说道：“贤弟请起，你我兄弟一往七八年来未曾见面，哪一阵风把贤弟你吹来了？”

这人复又说道：“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弟、六弟、七弟，我这里一同行礼吧。”六位连忙还礼，执手往里相让。列位，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此人家住保定隐贤村内，姓裘名逸，字山民，江湖人称燕翼大侠。自幼家业宏大，良田千顷，因为好练武术，直将一份偌大的家产，练了个精光，才遇见一位异人，传授他一身出奇的本领，武术虽然练成了，家产可也一无所有。好在父母双亡，自己又练的是童子功，一粒混元气，不要妻室，所以也用不着产业吃饭，自从练成武术，闯荡江湖四五十年，未逢敌手，到处行侠作义。又因为自己练艺把一份偌大的家产练丢了，索性扮成一个乞丐的样子，那条烟袋就是平生得意的兵器，同七雄兄弟原是多年的老友，打算去到陕西凤翔府古枫林，访一访陕西二老。猛然想起多年的老友，江湖七雄，自从迁到红柳坡七八年未曾相会，现在去往陕西，正是顺道，我何不前去相视，这才来到红柳坡。

七雄兄弟将裘爷让进大厅，分宾主相坐，家人献上茶来，裘爷问大哥：“怎么珍儿不见呢？”

三手侠说：“去年三月里，因为江苏省的铁帽子左天成在苏州开了一座永源镖店，邀他帮忙去了。”

裘爷把大拇指头一伸，说道：“象你们老七位，这才叫会享福啊，你看兄弟我，劳苦一生，快七十岁

的人了，百无一成，真是令人可叹。”

这时候天罡剑云六爷就说了：“裘大哥，你不要这么说，天下练武术的练到哥哥你这个身分，名扬四海，何求不得，不过你老人家秉性清高，不喜欢罢了。真要哥哥你乐意归隐，这还不容易吗？兄弟这儿有的是房屋，田地，也不用你操心费力，你就住在这儿，咱们老弟兄，吃点喝点随便谈谈天，你看如何？”

裘爷一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六弟，你说的倒好，只是你们原来的七雄，再加上我算哪一出呢？再说我秉性喜动，你真要把我留在这儿，可不是把我入了监狱一样吗？那非把我闷死不可。我谢谢贤弟你的美意，千万别这样办。”

说罢大家一笑，赫连大爷说道：“贤弟这是意欲何往呢？”裘爷就把自己要往陕西凤翔府古枫林去访陕西二老，古氏昆仲，所以顺道来看看众位弟兄的事说了一下。三手侠一听，说道：“莫非你要访那燕飞来古云秋，同那铁臂仙古化秋他们兄弟二位吗？”

裘爷说：“不错，正是要访他二位，大哥莫非同他二位认识吗？”

三手侠说：“岂但认识，还是至好的朋友呢。这不是贤弟你想着去陕西访友吗？这个事你暂且搁两天，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，过后我陪你一同前去，你看如何？”

裘爷说：“不知大哥你老有什么事同我商量？”

大爷一伸手在怀内掏出一封书信，说道：“贤弟你先看看这封信，咱们慢慢再说。”

裘爷于是把信看完了。三手侠说：“众位贤弟也一同看看，然后咱们再想法子。”裘爷看完把书信又传给那六位庄主，依次观看，看完之后大家全都默然无言。裘爷开口说：“大哥这倒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三手侠一回头对家人说道：“你去外面把崔三叫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家人转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就见崔三由外面进来，给裘爷同大家行礼。裘爷问道：

“老三，你几时来的？”

崔三说道：“早半天才到，小子我同你老人家十多年不见了。”

裘爷说：“可不是吗？”

用手一指说：“这封信是怎么回事，你说给我听听。”

崔三闻听，这才不慌不忙把始末根由说了一遍。就听裘爷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个尹家林我倒知道，他们是亲兄弟三个，大爷名叫尹玉，江湖人称金顶貔貅，手使金背折铁刀，武术精奇；二爷名叫尹成，江湖人称小白龙，手使一对凤凰轮；三爷名叫尹昌，水性极大，人称翻江蜃，占聚尹家林，人称尹氏三杰。自从前年又来了两个，一位姓陆名贞人称赛元霸，手使一对紫金锤，力大无穷，那一位姓贺，名叫贺星明，人称小诸葛妙手贺星明，能摆八宝螺螄阵。自从他二人来到尹家林，把尹家林重新布置，周围掘了护庄河，打起土城子，又经那位小诸葛，摆设了好些埋伏，差不多进不去。听说尹氏三杰是河南少林寺金面佛法源长老的门人，他们三个人，自从得艺回家，并不劫掠行人，不过在江湖绿林道，多少创了个小小的名誉。自从陆贞他们二位来到，这才对往来行人，一切商贾，有了不利。可是他们十有八九，在水路上漳河一带出没，并不在陆地上活动，后来我听说他五个盘据尹家林，我就有心去访他，又一打听，他们所作所为，并不伤天害理，侠义的规矩，尚能维持，所以我也未曾前去，现在他们既然对咱们镖局，发生了事件，大约这内中也许有特别的情形，不然你们老七位的声誉，他们也不是不知道，慢说他不好意思来劫，简单的说，他也不敢。”

这个时候，大爷尚未开言，邱二爷可就说了：“裘贤弟，你不是说那个赛元霸陆贞吗？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，可不一定对。”

裘爷说：“什么事呢？”邱二爷说：“提起此事，可就长了。”

第二章 报父仇童子访师

那邱二爷说道：这个事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。有一年我往江南苏州访友，住在西关外客店中，

夜间因为出来小解，那个时候天也就在三更左右，忽然远远有呼救的声音，连忙顺着声音，赶去一看，原来在西关紧西头，有三间屋子，外边围着竹篱，屋

中灯光闪闪，呼救的声音，就从这个屋内出来。那呼救的声音象是女子。我连忙跳进竹篱，伏在窗下，向屋中一看，就见屋内十分的寒苦。床上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妇人，衣裳褴褛，长得倒有几分姿色。面向窗棂，哭的甚是惨切。在下面破椅子上，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，满脸横肉，穿着一身青布裤褂，凶气焰焰。桌上还插着一把匕首尖刀，口中说道：“你这个妇人，真是糊涂到了万分，你与其每日受这种穷苦，不如从了大少爷，有吃有穿，要什有什，你何必这么固执不通呢？”

就听那妇人说道：“大少爷，你家也有少妇长女，你家的妇女，能不能随便被人家欺侮呢？再说我这孤寡的妇女，你欺侮我干什么，你自己想想，须知道天理难容，我今天就是死了，也不能失了贞节，依我说你快快走你的清秋大路，你再满口胡言乱语，我可又嚷了。”

那个小子一听，一阵冷笑，口中说道：“你再嚷，就要了你的命。”说着一伸手由桌子上拿起匕首刀，直奔床沿，伸手就去抓那个妇人。就听那个妇人喊道：“救人哪！救人哪！杀了人了！杀了人了！”我一看原来这是逼奸不从还要行凶，我一着急，用手一拍窗棂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不要发威，趁早给我滚出来，万事皆休，若等我进到屋内，非要了你的命不可。”

那个小子一听，立刻把灯吹灭，纵身蹿到院中，手拿着匕首刀，说道：“什么东西，敢来惹太太爷生气，赶紧通名，好在刀下受死。”

我一听，这小子真叫横，我这才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要问我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江湖七雄，排行第二，双轮邱雨的便是。”那小子一声不响，一个箭步纵出篱墙，向西就跑，脚程还真不慢，转眼就没了影子。当时我并没有追他，为什么呢，因为我听他对那个妇人说话，那个妇人似乎认识他，所以我打算到屋里去问那个妇人，这小子的姓名住址，在什么地方，明天我好往家去找他。赶到屋中一问，原来这一家是婆媳两个，全是寡妇，净指着这儿媳一双手，养着她那个又聋又瞎的婆婆。那小子原来是城西陆家疃人氏，他父亲名叫陆天霖。我一听，耳朵里头倒是有这么一位，就是耳软心活，行为不十分正大，可也是江湖之上有名的人物，人称百步神拳陆天霖，手使一口金背折铁刀。我听明白了立刻定了主意，既然知道他家的住处，明天访他就是

了。又看那位寡妇节孝可嘉，我才给了她三十两银子，就走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吃了早饭，我就奔了陆家疃，赶到了陆家疃一打听，才弄清了原委。

原来陆天霖跟前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名叫陆元，江湖人称过墙蝴蝶，品行不端；次子名叫陆亨，武术倒是有限，就是为人阴毒险狠，所以本村人给他送了个外号，叫丹顶鹤；三子名叫陆贞，年方四岁。他父子在这一带，算是一霸，无人敢惹，尤其是陆元这小子坏得可恶，先是在村中奸淫妇女，后来在各处采花作案，又加上陆天霖溺爱不明，所以把小子可就惯坏了。那陆亨虽然奸诈，但是对于采花作案这一层他可不敢胡作非为。那天晚上在苏州府西关外逼奸，就是陆元，他因为白天瞧见那个寡妇给人家送线，晚上才跑到人家家中，打算拿钱把人家买动了，赶到屋子一提字号，不想碰了一个大钉子。原来，那个妇人也知道他父子利害，但是对自己的贞节问题，也不能因穷，就把人格给穷没了。所以用力一喊，可就被这位邱二爷听见了，等邱二爷把他叫出来，一提名字，小子知道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，所以吓得一声也没言语，就跑回家去了。今天邱爷一打听，把他父子的行为全都打听明白，这才找到陆家门首，用眼一打量，房子真讲究，清水起脊的门楼，朱红大门带门洞，花瓦的映壁，两边的群房，全是清水细磨的方砖，门前一路四棵大槐树，浓阴满地，倒是非常的凉爽。门洞里面放着板凳，上面坐着三四个家人，一个个穿得甚是干净。邱爷看罢，一拱手说道：“众位辛苦了。”

内中站起一个人来说道：“你老找谁？”

邱爷说：“这可是陆宅？”

家人说：“不错，你老找谁呢？”

邱爷说：“你们老员外可是名叫陆天霖。”

家人说：“正是他老人家。”

邱爷说：“劳驾回一声，我姓邱名雨，江湖上有个外号，人称双轮，特来拜望你们老员外。”

家人一听，不敢怠慢，连忙说道：“你老暂在门房少候，我去回禀一声。”说着双手一举，让邱爷进了门房，家人转身往院内去了，工夫不大，家人回来，说道：“老侠客，我们主人有请，你老随我来。”说着打起帘子，邱爷出了门房跟了老家人一直进了屏风，里面院子十分宽大，正房是明五暗七，东西厢房全是明三暗五，全都前出廊、后出厦，一字的清水瓦房，院中方砖铺地，门上挂着板帘，各窗户安

着整面的玻璃，东西两面全有角门。邱爷一进院，就听见角门里面有人说道：“邱老侠客现在哪里？”说着由东角门出来了一位老者，看年纪足有六十来岁，头上白发苍苍，赤红脸，大鼻子，火盆口，苍白的胡须，大三角子眼，闪闪生光，两条浓眉足有一指多宽，说话声音宏亮，身穿青绸子大褂，白布袜子，青缎子豆包鞋，身高六尺，细腰窄臂，真是威风凛凛，来到邱爷跟前双手一拱，口中说道：“不知老侠客驾到，有失迎接，当面请罪。”

邱爷说：“邱某来得鲁莽，老庄主你也要海涵。”二老者携手上了台阶，家人打起帘子，陆天霖让邱爷进了客厅。邱爷举目一看，屋中摆设的尽是硬木家具，案上陈列着古玩，墙上挂着字画，迎面花梨大案之前摆着一张方桌，两旁摆着太师椅子，全是大红的桌袱椅靠，邱爷暗暗想道：“这小子真讲究。”

就听陆天霖说道：“老侠客请坐。”于是邱爷上首席落坐，陆天霖主位相陪，家人献上茶来，二人对坐。陆天霖说道：“邱老侠客这是意欲何往，不知来到舍下有何见教？”

邱爷说：“不才闯荡江湖，萍踪无定，听说陆老英雄英名盖世，一来拜访，二来有点小事，要请示你老人家。”

陆天霖一听，说道：“不知老侠客有何见教？陆某愿闻。”

邱爷说：“既是老英雄恕我直言，我可要直说了。”于是就把昨天夜中所见之事，仔细一叙，并且说道：“虽然当时我未将他拿住，后来一问那个嫖妇，才知道他自道字号：‘姓陆名元，人称过墙蝴蝶。’是你老跟前的大少爷。我想我们江湖所作的最重道德，喜的是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，恼的是贪官污吏，淫妇奸夫，最可恨的是采花作案。陆老英雄，你也是绿林道的人物，莫非说令郎所作，你就会塞耳不闻吗？因为这种事他并非作过一次，大概阁下不至于不知，这种不道德的事，为什么你就知而不问呢？”陆天霖一听，心中暗道：好利害的邱雨，昨天晚上真要是你一刀将他杀死，我倒不恼，你不该当时将他放走，现在找上我的门来，抢白于我，这分明是欺压老夫，给我难看，你别觉得你是成名的侠客，可是我姓陆的也不是怕人之辈，你要成心来找不自在，我可也说不上含糊。想罢满面含笑，说道：“老侠客，你这番意思我明白了，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昨天晚上你不该将他放走，你这一将他放走，闹得我也有口

难分。俗话说得好，捉贼要赃，捉奸要双。现在你老人家既然未能将他捉住，你尽听外人之言，硬说夜中所见那是小儿陆元，你老想一想，焉知那不是同老夫父子有仇，故意胡造谣言，污毁老夫父子的名誉？老侠客你不分皂白，来到舍下大发雷霆，恐怕老侠客此举也不十分正当。”

邱爷一听，暗暗想道：好你个利口的老匹夫，你敢同我硬不认帐，那如何能成，于是又说道：“陆老英雄，你怪我当时不该将他放走，硬来到你的府上栽赃，旁人同你有仇，故意破坏你的名誉，这也在情理之中。可是你须知道，一个人同你父子有仇，两个人同你父子有仇，莫非说这一带村庄的人，全同你老有仇吗？怎么全说你这位大少爷品行不正呢？他平日所作既然如此胡行，你就不该知而不问。再说老朽已经访查明白，你跟前三位少爷，除去三少爷年方四岁，二少爷人尚不坏，这一次真要不是你的大少爷，我有个证明的法子，我昨天见过他的相貌，我是认得的，你何妨将他叫出来，我见他一见，如不是他，也可以证明，替他恢复名誉。陆老英雄，你可听明白了？老朽来到贵宅，并无一点恶意，不过我念江湖的义气，又知道阁下是条英雄，所以苦口相劝，不过打算请你对你那位大少爷，多加教训，别再教他任意胡为。昨天他幸亏是遇见老夫，如若遇见别人，他是非死不可，你就该知错认错，才是英雄的本色，你不该一意袒护，倒说我硬来栽赃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莫非说你不怕坏了你百步神拳的名誉吗？”

邱爷这一套话把个陆天霖说得闭口无言，不由得恼羞成怒，正要发作，忽听窗外有人说道：“邱老匹夫，你真可谓胆大包天，竟敢来到陆家任意发威，不错，大太爷昨天晚上是找乐去了，可是没有上你邱家去，你这不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吗？你以为你是成了名的侠客，我们可不怕你，识趣的，赶紧少说闲话，连胳膊带脚给我往外一拿，万事皆休，如再唠唠叨叨，可别说大太爷对不起你。”

邱爷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陆老英雄，你可听见了，这准保不是我胡造谣言吧。”

陆天霖一听，怒上加怒，不由得双眼一瞪，说道：“邱雨，老朽念你人称侠客成名不易，所以一再相让，你就该知趣而退才是，谁知你反倒任意胡说，欺压老夫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你别以为我是怕你。”

邱爷闻听，心中说道：“好小子，我就怕你不认帐，现在你既认了，可就好办了。”

于是说道：“陆老英雄，你先不要着急，那么这采花作案，是你儿子不是呢？”

陆天霖说：“是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？”

邱爷说道：“若不是那可另有别谈，如若是他，那我可就要不客气的说，要替那些负屈含冤的妇女报仇雪恨，替江湖绿林人除此害群之马。”

陆天霖一听说道：“邱雨，你不必多说少道，今天你若胜了我父子折铁刀，我父子情愿当场认罪，如若不然，姓邱的你来看，恐怕你难出我的宅院。”

邱爷说道：“好吧，我正要领教呢。”说完话站起身来纵身窜到院中。

院中站着两个青年人，全是一身短打扮，带着七八十个壮丁，全都身穿短衣手持兵器，那两个年轻的全都二十多岁，每人一口单刀，内中就有夜间逼奸的那小子。这些人，把院子围了个风雨不透，邱爷一看明白他们的意思：如若不敌，就要群殴。邱爷本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哪里把这些人放在心上，于是微微含笑向陆元一指，说道：“陆元，你是单打，还是齐上。”

陆元道：“杀你老匹夫，还用多少人。”陆元虽然动手，可他也知道，邱爷是成了名的英雄，但是初生犊儿不怕虎。陆元左手一晃，右手刀盖顶往下便劈，老头子一看，刀离且近，向左一上步，左手向陆元的手腕子就是一掌。陆元右腿向后一撤，把刀一横要削邱爷的腕子，邱爷左手向上一抬，右手一伸，卡嚓一声，这一掌正打在小子胸膛之上。这一招叫单撞掌，这一掌把小子打起了三尺多高，八九尺远，落在地下，一声也没言语，立刻死了。列位，邱爷自幼练的童子功，一粒混元气，双掌如钢，击石如粉，还别说他是个血肉之躯，就算他是个石人，这一掌也可以将他打个粉碎，再说邱爷本来嫉恶如仇，最恨的是采花之輩，所以这一掌用了十成力量，你想陆元如何能经得住呢？

陆天霖看见儿子被邱雨一掌打碎人字骨，吐血而亡，心中好似刀扎一样，一纵身跳到场上，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邱雨，我陆家与你何仇何恨，你竟下此毒手，一掌将我儿打死，不要走，还我儿命来。”

邱雨冷笑道：“我正要瞻仰你的百步神拳。”说着左手一晃，掌带风声，右手向陆天霖面上打来。陆天霖一看掌到，向左一闪身，右手向上一穿，左手

奔邱爷的腋下便撩，这一掌真要被撩上，就是不死，也得身带重伤，因为陆天霖，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，人称百步神拳，那个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这两个老者，各施身法掌带风声，打在一处，微微听到足下哧哧的声音，动手约有三十多个照面，邱爷留神一看，暗暗佩服，不怪人称为百步神拳，真是出掌似瓦垄，攒拳如卷饼，眼到步随手准心稳，这恰好是我，如若差一点的主儿，早就败在人家掌下。似这个打法，几时是个了局？心中暗暗想道：我不如给他个便宜，我好乘机打他。想罢双手对着陆天霖脸上一晃，回身要走，整个的后心，可就全露出来了。陆天霖暗道，你要走，那如何能成。左腿一上步，右腿似抬未抬的时候，双掌向前一扑，这一招叫作黑虎偷心，要是打在身上非死不可。眼看双掌到了邱爷背上，只见邱爷右步一扣，一转身，可就把左腿抬起来了，左手一伸把陆天霖的双臂压住，右手一探，正扶在陆天霖的胸膛之上，下面的左脚同时奔陆天霖的裆中踢来。上面这一掌名叫探掌，下面这一脚名叫屈腿，陆天霖一看，知道上了当了，可是也躲不开了，只可闭目等死，邱爷知道这个时候真要左腿一叫力，或者右手一叫力，陆天霖立刻就气得闭身亡。不过二义邱雨哪能作这种短见事情，一看陆天霖双目一闭，就知道他认了输啦，于是用手在陆天霖胸前，轻轻一击，说道：“老朋友，你要保重身体，你要报仇我在家中候着你就是了，咱们改天再见。”说完竟自转身走了。

陆天霖准知道今天非死不可，不想邱二爷只轻轻在胸前击了一下，说了几句话就走了，自己不由得一阵发怔，暗道：好个邱雨，你如果将我一掌震死，那时我倒干净，你这一来，教我一世英名岂不付于流水，你打死我的儿子，那是他祸由自取，你对我这种举动，岂不是拿我取笑，当着这么些壮丁，教我怎样为人呢？想罢不由得一声长叹，令家人赶紧将大少爷成殓起来，然后发丧出殡。过后不到三个月，陆天霖因为痛子带气，也就一命呜呼了。赶到临危，把他次子同老妻叫到床前，嘱咐他们，千万叫三子陆贞成长以后投明师访高友，练成武术，寻找邱雨报仇，就是邱雨死了，也要找他同族的子侄，或是徒弟，哪怕将他们打死一个也算报了仇了，说罢这才瞑目而亡。

再说邱爷，回到店中，慢慢地起身回家，到了家中以后，等了好些年，也不见陆家前来报仇，后

来同老哥七个，搬到红柳坡，一晃又是六七年，这件事情，可就忘下了。今天听裘逸一说，可就想起陆贞这个名字来了，不过断不定是不是这个陆贞。现在对大家一提，四爷白天乙可就说了：“二哥，听你这一说，这次劫镖，十有八九是陆贞，这小子学成武术，鼓动尹氏三杰要报当年之仇，要不我们并没有得罪过这么几位仇人，为什么他单同我们为仇作对呢？这么办，咱们兄弟七个暂先别出头，裘贤弟请你先探一下，照直的就教姜玉卢俊前去请镖，贤弟你再去作为访友，给他们从中调解，如调解不了，我们再出头想法去办，你看如何？”

大爷三手侠一听，也只可如此，于是对裘爷说道：“裘贤弟，你瞧这么办成不成呢？”

裘爷说道：“这不是四哥这么说吗？我先办一下看，如若不成，咱再想别法，事不宜迟，明天我同崔三就回大同，你们老七位听信就是了。”

三手侠连忙说道：“那么贤弟你就费心吧。”

裘爷到了第二天，带着崔三，可就往大同去了。再说尹氏三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尹氏三杰，他父亲名叫尹青囊，江湖人称金针。他的医道那就算是出神入化，可称药到病除，妙手成春，并且一身的好武术，虽然他老人家武术高强，可是没人知道，就是有知道的也很少。老头子每天背着药箱子，游行济世，到处剪恶安良，他同少林寺僧人铁面佛法源长老交情莫逆，后来临死，把三个儿子尹玉尹成尹昌，就介绍在本寺的方丈金面佛法源长老门下练习武艺。尹玉练成一口金背刀，尹成练成一对凤凰轮，尹昌练成一口分水剑。他们三个等到练得差不多了，法源长老这才打发他兄弟分道下山，闯荡江湖。三四年中，居然闯出了一个小小的名望，交了三个至好的朋友，一个叫赛元霸陆贞，一个叫小诸葛妙手贺星明，一个叫燕蝠齐飞骆敏。这个陆贞是陆天霖的第三个儿子。自从邱二爷打死陆元，气死陆天霖，按说丹顶鹤陆亨他就应该聘请高人，替他父兄报仇才是，可是陆亨这小子，他不但不报仇，反倒连武术全不练了，一意经营起产业来了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练了呢？他说得也好，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大将难免阵前亡，我哥哥若不会武术，绝不会随便作孽，焉能死在邱雨之手，我父亲若不会武术也不敢上前报仇，焉能被人家生生地气死呢？按陆天霖父子平日那种糊涂无理，就该有这种儿子，他不说自己行为不正，反倒说受了武术的害了。练武

术何尝有害呢？第一可以说壮身体，第二可以益寿延年，第三可以防身保命，不过不能指着武术欺人罢了。一晃过了四年，陆贞年已八岁，他母亲时常对他说，他父亲是被邱雨气死的，他大哥是被邱雨打死的，陆贞这个孩子天生的聪明，一听他母亲对他说，就问道为什么哥哥被人打死，父亲被人气死呢？他母亲可就说了：因为你父兄好练武，同邱雨比试武艺，你哥哥才被人打死，你父亲上前报仇，不想又被人战败，一口浊气，就气死了。孩子明白了以后，可就安上报仇的心了，因为他父亲练武身故，自己总想将武艺练成前去报仇，每天总跟母亲说，要请教师练习武术。他母亲因为他年岁太小，对他说，你现在年岁太小，再等几年身体壮实了，再请教师练习。孩子说得更好，练武的必须从小用功，方能练出超群的武术，因为身体活软，练什么有什么，如若年岁一大，身体一强硬，是任什么也练不成。再说还有一层，听说当年比武的时候，邱雨就五十多岁，等到自己长大了再练成武术，一晃二三十年，知道邱雨还在不在呢？比如说邱雨死了，这个仇可就不能报了，哪如早练早成，早去报了仇恨，早去了心中这块大病呢？他母亲一听，孩子说得十分近理，于是替他托人在各处聘请名人，来教孩子练武。你想要出名，哪能自己各处来找教官呢，所以一晃四五年，所请来的，不过就是江湖上打把式卖艺的，再不就是黑门的人，来到他这儿躲灾避难，总之这四五年，一点真本领也没学，尽学的是花拳绣腿，半点真功夫也没得着。你别看这个样子，孩子还是真练，每天清晨，天色将明，就起身去到村东口大柳林活动身子，天天如此。

这一天自己正在练小红拳，正练在得意的时候，忽听柳林子外面有人说道：“陆少爷你天天起这么早，在这里作什么？”

陆贞一回头，只见林外放着一辆牛肉车子，上面放着一大块牛肉，在车子旁边站着一个人，仔细一看原来是本街上卖牛肉的马二爸。陆贞说：“马二爸往哪去，我正在这儿练工夫呢。”

马二爸说：“你练的是什么工夫，倒是真诚，每天如此。”

陆贞说：“不诚成吗？诚还练不好呢。”

马二爸说：“你练的这是什么拳？”

陆贞说：“你会练吗？”

马二爸说：“我不会练，原先我见过练武术的，练

得好极了，他能够练得自己把自己悬起来，身子贴在墙上，脚不站地。你练的这个，我瞧一辈子也练不成。”

陆贞说：“马二爸，你老说的这个人，在什么地方住，我们能请他来，跟他学吗？”

马二爸说：“这个时候，我没工夫跟你细说，因为我得到南庄送肉，好在二里地，你能跟着我的车子走个来回，我这话也就跟你说完了。虽然说完了，可办不到，你不过当小说听就是了，我因为瞧着你难过，你听听人家那才叫真工夫，你要不愿意跟我跑，等今天下午，我的买卖完了，你往我柜上去，我也能对你细谈，因为我瞧你天天这么傻练，怪可怜的。”

陆贞一听大喜说：“好吧，我这就跟你走，你告诉我吧，若等到下午，我得闲多半天那如何成呢？”

说着进了林子，拿起大褂披在身上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马二爸说：“好吧。”推起车子，陆贞在后边跟着，二人一同向前行走。陆贞说：“你在哪里见的呢？”

马二爸说：“当初我不在此地做买卖，我在湖北省武昌府东门外，十里远近地名望江村，在那里卖牛肉。那村北面是一条小小的山岭，名叫望江岗，我天天过岗往江边上去做生意，岭上有一座小庙名叫通真观，这个庙里也没有老道，也没有和尚，住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，那个老头儿姓颜名润字晚晴，他的道号是通真子。他在观里每天也不念经看卷，每天带着一伙子年轻的，种菜灌园子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会武术。也是该着，有一天我过岭作生意，回来得晚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十四五的天气，月亮出来得很早，我走到离通真观还有半里来地，一见三个人在那儿练工夫呢。在通真观门首，本来栽着两行小松树，全都五尺来高，每棵相隔三尺来远，每行足有一百多棵，只见那三个年轻的，有一个正在练拳，可也不知练的是什么拳，就见他练着练着，来到那上首那一行树的一头，也不知怎么一转身就立在树尖上了。就见他往前一纵一棵，一纵一棵，工夫不大，纵到那头，也没见他怎么下来的，一眨眼又上了下首那一行了，照样由那行纵回来，到了门前跳在地下。他三个人每人练了一次，最奇的是你看松树尖，有多细多软，上面站着那么一个人，就会不折不歪，还是一丝不动，我非常的奇怪。后来我一问练武的老师父，人家说那在拳上叫作登空步，

俗话叫作草上飞，又叫踏雪无痕，你瞧人家那才叫真工夫呢，据说那工夫苦练成了，可以在空中行走，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的。还有一次，也在夜间，那通真观的围墙，足有一丈多高，有两个年轻的硬往上走，一步一步的硬走上去，最奇的是横着走也摔不下来，起初我以为是他们墙上有站脚的地方，等他们练完工夫走了以后，我慢慢过去一看，不独没有站脚的地方，并且平滑无比，大概是练工夫磨的，你看人家那才叫真工夫，你练的这个工夫，要叫人家那个工夫一比，你还有个什么练头呢？照直的说就是白受累，按少爷你这个好练，真要有那么一位老师，准可以不到五年，能练一身好武术，可惜就是离着太远，没法子跟他去学就是了。”

马二爸滔滔的说，二人越说越高兴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南庄，马二爸说：“少爷你先在这儿等一等，我留下肉咱们再一同回去。”

陆贞说道：“好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说着坐在村头上一个石碣上面。马二爸送肉进村，工夫不大，推车出来一瞧，陆少爷坐在那儿一丝不动，两眼发直，怔怔的犯心思，马二爸叫道：“陆少爷，咱们回去呀。”

一连说了两声，陆贞才啊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给人家送了肉去啦？”

马二爸说：“送去了，咱们回去吧。你想什么了，怎么我叫你你也听不见呢？”

陆贞说：“我正寻思怎么能够想法子，把那位老人家请来，我跟他练武才好。”

马二爸说：“陆少爷，你听我告诉你，象人家颜老先生，慢说相隔一二千里，你家不去相请，就是你家去请，人家还有个来不来呢。因为那一带的人，全知道他不会武术，一旦你托人去请，人家一定说不会武术，请我干什么，再说我这大年纪，哪能再出这么远的门呢？人家不来，你还能把人家给拉来了吗？依我说，你先沉住了气，等再过个四年五年的，你年纪大了，你出门，你们老太太也放心了，到那个时候，他不来你不会去找他去吗，这个时候，你犯这个愁有什么用呢？”

陆贞一听，连连说道：“你老说得很对，我回去还练我这种武术，倒是能强壮身体呀。”

马二爸说：“对了，这种事情，心急是不能成的。”二人一路闲谈，不知不觉进了陆家疃，走到陆家门首，陆贞说道：“我不请你家来了。”

马二爸说：“少爷咱们明天见。”说着自己推车走

了。陆贞还是按照每日的规矩，下场子跟几位老师练拳脚，可是自己有了一份心思，他存的什么心呢？他自己想的是，人家既然不能前来，我不会找了去吗？他既然有名有姓，又有住址，我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再说，我这么小小的年纪，真要找了他去，他一定说我诚心投师，一高兴或许把平生的绝技传给了我，我学成了武术，才能给我父兄报仇雪恨哪。可是这个湖北武昌府，在什么地方呢？要是我对母亲说明了，上武昌府去，我母亲一定不教我去，这个事非偷着跑不可，既打算偷着走，这笔路费怎么办呢？听马二爸说有一二千里当然不近，路费少了，一定不够，自己左思右想，为了半天难，不由得笑道：“没有钱我不会偷吗？既然偷就得偷，可是必须先问明了路径，不然偷了钱不是也没地方去吗？”想好了主意，可就留上神了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仍然去大柳林活动身体，果然马二爸又去送货，陆贞一瞧马二爸又来了，自己走到道旁说道：“马二爸，休息休息吧。”

马二爸说：“嘿，少爷真早哇。”

陆贞说：“马二爸，你老说的这个武昌府，在什

么地方呢，离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？”

马二爸一听，说道：“陆少爷你真诚心，叫我告诉你，顺着苏州府这条运粮河坐船，直往正北，进了大江往西一直可到武昌府北门，望江村就在东门外十里远近，村北面是山，那座通真观就在山上，一问没有不知道的，你就是打听明白了，现在年岁太小，也不能去呀。”

陆贞说：“我不是说长大了以后才去吗，现在你叫我去，没人送我，我也不敢去呀，可是还有一层，从苏州到武昌有多少里路呢？”

马二爸一笑，说：“大约是一千二三百里，我全告诉你了，这回没有问的了吧？”

陆贞说：“没有问的了，你老请吧。”马二爸推车这才走了，陆贞问明了道路，一早晨也没练，慢慢地回到家中。一转眼过了好几天，这天正赶上他母亲出门走亲，他偷偷地把箱子开了，把散碎银子偷了有四五十两，他母亲回来也没留神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自己收拾好了一个包袱，暗带银两，借着早起出门练武，顺着苏州大路，一直走下去了。

第三章 通真观陆贞获绝技

陆贞天刚一亮，到了苏州，一气跑到河边码头上，正赶上有北去的客船，自己也没有问价，便跳上船头。船家问道：“学生你要往哪里去？”

陆贞说：“往武昌府。”

船家又问：“往武昌干什么去？”

陆贞说：“往外祖家去。”

船家说：“这正是往武昌的船。你是包仓还是散座，一共几个人？”

陆贞回答：“一个人。怎么叫包仓？”

船家一听，知道小孩子没出过门，说道：“包仓是一个人一间仓，一路吃喝都管，到武昌十两银子。”

陆贞问：“散座呢？”

船家答道：“散座是大伙在一间仓里。”

陆贞说：“包仓吧。”

船家问道：“你有行李没有？”

陆贞说：“没有行李，就是这个小包袱。”

船家说：“好吧，这就开船，你可别下去了，免得把你落下。”

陆贞说：“我住哪一间仓呢？”

船家说：“你在第二间吧。”说完用手一指。伙计把陆贞领到一间仓内。陆贞一看，这间仓倒不错，搭着一个板铺，板铺对面一张小茶几，几上放着一个茶壶，一对小茶碗，还有两张小方凳子。陆贞往铺上一坐。伙计问：“要铺盖不要？”

陆贞说：“要。”伙计出去工夫不大，拿来一份铺盖铺在床上，并泡了一壶茶，说道：“等会儿，开了船再吃饭，你要买菜，我给你去买。”

陆贞说：“买去吧。”伸手掏出了五钱银子，递给伙计。工夫不大，伙计买菜回来，外面就嚷：“人上齐了没有？开船啦。”就听大家嚷道：“开船喽，开船喽！”紧跟着，提锚的声音、转舵的声音、打篷的声音响成一片。那只船晃晃悠悠，奔河心漂去。工夫不

大，船离河岸，顺着风，向正北驶去。

再说陆家，自从早上不见陆贞回来吃饭，就派家人去到村口外大柳林去找。家人回来报告，陆贞并未在大柳林练功夫。又派人各处去找，一直找到天晚，连个影子也没瞧见。这个时候，丹顶鹤陆亨对他母亲说：“老三大概是跑了。”

他母亲说：“为什么跑呢？”

陆亨说：“他一定听了那教师说，这里有侠客，那里面有剑客，一定是找侠客剑客学艺去了。你老不信瞧瞧丢了银子没有。如若没丢银子，老三或者是走亲戚去了，如若丢了银子，一定是跑了。赶紧把这几位教师赶走就完了。若不是他们，老三焉能跑得了呢？我就知道走江湖的没有多少好人。”陆亨原来有他的心思：陆元死了，又没有妻子，这一股完全没有问题。陆贞每年请教师得花好几百两银子，他实在有点心疼。但这是老太太的主意，他可没有法子。陆贞这一走，正对他的心思。第一先把教师赶了，每年可省好几百两银子。因为他平日阴毒，所以大家都叫他丹顶鹤。他对母亲这一说，他母亲当然信以为真，于是打开银柜一瞧，正好丢了四五十两银子，才知道陆贞是真走了。老太太这才放声大哭。陆亨说：“母亲何必这样痛哭呢？老三这一出门，自然可以访到名师，学成武艺，替我父亲报仇雪恨不好吗？你老人家还哭什么呢？”

老太太一听，说道：“你尽这么说，哪里有侠客剑客被他访着，这么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孤身远走，怎能令人放心呢？”

陆亨一听，说道：“你老不是每天叫他学艺报仇吗？现在他学艺去了你老又哭，要叫我说，凭老三这点孝心，一定可以访到名师，学成武艺，回家报仇。你就等好消息吧。”说着满脸含笑走了。

原来，陆亨的心思是，陆贞这一走，如若得艺回来，那就不必说了。如若死在外面，这份偌大的家产，还不是自己独吞吗？再说，哪有那么多名师被他访着？早晚花完了钱饿死算完，哪能回来呢？所以他对母亲说这种宽心话，只不过这种话不应该由陆亨口中来说罢了。

再说陆贞自从上了江船，一心打算到了武昌，找到望江村，怎么拜师，怎么学艺，学成以后，怎么前去报仇，一路胡思乱想。这一天船到了武昌，靠了码头。陆贞叫船家一算帐，可了不得了。因为一路没有打算，赶到一算船钱，一共三十八两多。陆贞

对船家说道：“为什么这么多呢？你不是说十两银子吗？”

船家说道：“大少爷你想，我说十两银子，是粗茶淡饭。你老这一路，茶也要好的饭也要好的菜也要好的，一路上差不多一个人侍候你老。你想哪儿不是钱？这三十八两多银子，我还是按本计算呢，伙计的辛苦钱，尚不在数。你赏下来吧，我还得张罗别的客人哩！”俗话说得好，车船店脚牙，那是江湖上最难缠的。就是老江湖还挡不住吃亏、受骗。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又没人跟着，他如何斗得过呢？陆贞当时无法，只好把银子取出来，连小费给了四十两，自己提起小包袱，走下船来。一进武昌城门，一看街道铺户，往来的老少行人，一切的作买作卖，真是人山人海，繁华似锦。陆贞一摸自己的钱袋，所剩不过还有四两银子，于是找了个小饭馆，吃了一顿便饭，逢人便问望江村。内中有人问他，往望江村作什么去？他就告诉人家探亲去。有人告诉他出了东门，一直向东南一余里就是望江村。他这才一直向东门而来。一出东门，向东南就走，走了不远，就是一条山岭。顺着岭南的大道，走了十多里地，前面显出一个村庄，约有四五百户人家，三条南北大街，两条东西大街，倒是十分的热闹。陆贞一进西村口，就瞧见一个老头儿，在村头上立着。陆贞连忙上前叫道：“老爷子劳你的驾，这个村，是望江村吗？”

老者一抬头，见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，口中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望江村，你找哪一位？”

陆贞说：“我跟你老打听一个人。在这村北面岭上有通真观，观里的老当家的是姓颜吗？”

老头子说：“不错，姓颜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呢？”

陆贞说：“我找他跟他练武术。”

老头听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？我听你的口音不象是此地人。”

陆贞说：“我是江苏省苏州府的人，因为听人说颜老先生武术极高，所以我来找他，打算跟他练习。”

老头儿问：“你听谁说他会武术？”

陆贞回答：“我听我们村马二爸说的。”

老头说：“他那是愚弄你。那颜老头除了每天领几个年轻的灌园种菜之外，谁也没瞧见过他练武术。我们离得这么近，没听说他会武术。你们村里的马二爸怎么知道呢？”陆贞一听，心中暗想：对呀！可

是，我和马二爸无仇无恨，他为什么骗我呢？又一想，不对，马二爸当初说过，人家颜先生武术出奇，旁人并不知道，若不是他夜间偷着瞧见的，连他也不知道。本来那庙中既不烧香，又不念佛，旁人也不往那里去，他也不同别人往来，别人哪能知道呢？想到这里，陆贞忙说道：“既有这么一个人，等着我见他再说，如若他不会武术，我再回家就是了。”

说着，他对老头子一拱手道：“老爷子多劳驾。”一转身，向村北走去了。

那陆贞一面走着，一面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走进山口，慢慢向山上走来。工夫不大，到了岭上，顺着山路一瞧，在路东有一座大庙，方圆约十余亩，四外的围墙足有一丈多高。正面上一座山门，门前左右栽着两行松树，相隔三五丈远。每棵相隔三五尺远，每行足有一百余棵。因为长得茂盛，枝叶全部连在一起，都是六七尺高，长得十分整齐，如同两道松墙似的。陆贞一瞧，暗道：“大概这就是通真观了。马二爸不是说，在观门前有两行松树吗！”又往对面一看，在半里以外，果然有一片大松林，黑郁郁十分茂盛。陆贞自言道：“这一定是通真观无疑了。”于是顺着门前大路，直奔山门走来。来到山门一看，门上面刻着三个红字，不是通真观是什么呢？只见山门半掩半开，自己也不管人家让不让我进，一抬腿进了山门。往里一瞧，正面五间大殿，两旁配殿，院中四角上栽着松树，地下满砌青石，十分平整。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，正低着头拿扫帚扫院子。陆贞一看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里可是通真观吗？”那个人正在扫地，一听有人说，连忙抬起头来一看，只见山门里面，台阶上站着一个童子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头梳双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顶，身穿青绸子大褂，白袜子，青缎子夫子履云鞋，手中拿着一个小包袱，笑嘻嘻地贴在山门之内。青年人连忙说道：“你找谁？这里正是通真观。”

陆贞说：“这儿的老当家的姓颜吗？”

那人说：“不错，姓颜，你问当家的作什么呢？”

陆贞说：“我姓陆，名叫陆贞，住在苏州府城外陆家疃。因为我喜爱武术，听说这儿老当家的武术高明，我特意不远千里，来到这里拜师练武。如若他老人家现在观中，没别的，求大哥给说一声。”

那人一听，连连摆手，说道：“学生，我们老当家的会练武术不会练武术我不知道，不过现在他没在家，出去了三四天啦！”

陆贞问：“他老人家几时回来？”

那人说：“没有一定，也许今天回来，也许两三天回来，也许一个月二十天，哪有一定呢？”

陆贞说：“既然老人家不在家，我先回去，明天再来。如若他老人家回来，请你老说一声就是了。”

那个人说：“好吧，我给你说就是了。”

陆贞说：“谢谢你老，咱们明天再见。”说着回头出了山门，回到了望江村。

连去了十几次都没在家。那陆贞纳闷，又一连去了五趟通真观，那颜先生始终没有回家。这个时候，钱可就花完了。自己一想这怎么办呢？只好把包袱里面两套单衣卖了再说。于是拿衣裳对伙计说道：“我现在手内没钱了，还有两套单衣，你把它给我卖了，我好吃饭。”

伙计问：“你要卖多少钱？”

陆贞说：“你看着卖就是了。”伙计答应一声，拿着衣服转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拿进了三两银子，说道：“人家说旧了，尺寸太小大人不能穿。我没法子硬塞给掌柜了。掌柜的给了三两银子。”陆贞一瞧没法子卖了吧，接过三两银子放在腰中。不到十余天，这三两银子又没有了，只好再卖大褂。不过二十天的工夫，身上只剩了一身单裤褂。转眼一月有余，直落得沿街乞讨，夜里就在土地庙内安歇。这一来把孩子可糟蹋得不象样子了，短发蓬蓬如同乱草，身上的衣服破得难堪，脸上脏得如锅底，手象泥条一样，赤着双足，冷眼一看酷似庙里的泥小鬼。你说这孩子也真有横心，虽然没有看见颜晚晴，但是仍然一天一趟通真观。这天晚上，陆贞坐在庙台上，把要来的干粮吃完了。这个时候，正当八月中旬，皓月当空，清光如洗。陆贞仰天对月，不由一声长叹，暗道：“我一晃，来这里三个多月了，把自己弄得成了一个小丐。可是也没瞧见颜老先生，是什么缘故？莫非他故意不见我吗？要不怎么总不回来呢？据他们庙中人说，他不会武术。可是马二爸，我们无冤无仇，骗我作什么呢？”自己左思右想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，暗暗说道：“马二爸当初瞧见他们练武，本是在晚上。我何不每天晚上前去瞧瞧，只要被我看见他们在庙中练艺，我就可以出头求他。他再说不，可就不成了。只要他把我留下，还愁见不着老当家的吗？”抬头看看月光，时当子时，万籁无声，于是觉也不睡了，站起身来直奔通真观去。不大工夫，到了观前，仔细一听，连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围着庙